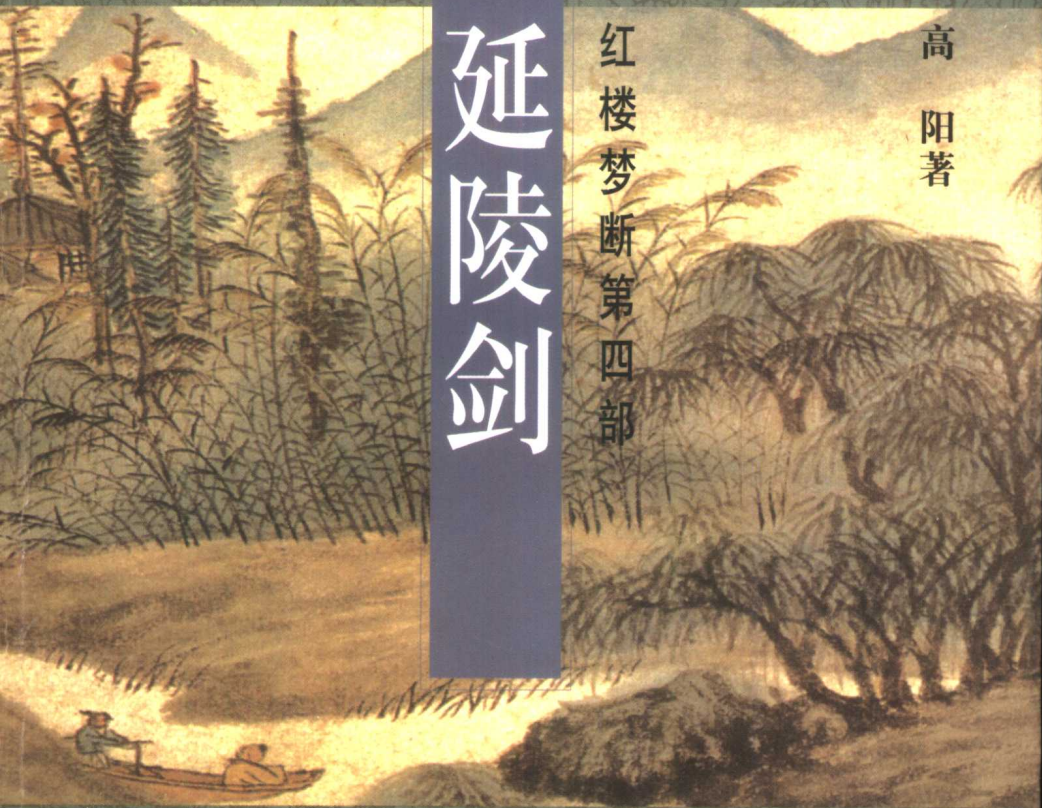


高阳作品系列

高
阳 著

红楼梦断第四部

延陵剑



高阳作品系列

高
阳
著

红楼梦断第四部

延陵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延陵剑 红楼梦断第四部/高阳著. - 北京:生活·
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01.1

(高阳作品系列)

ISBN 7-108-01513-7

I. 红… II. 高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1207 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。

责任编辑◎孟 晖

封面设计◎海 洋

出版发行◎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	100010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市宏文印刷厂
版 次	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1.625
字 数	466 千字 图字 01-2001-0089
印 数	00,001-10,000 册
定 价	31.00 元

高阳作品系列

“红楼梦断”是高阳融艺术想像

与学术考辨于一体，

写尽曹、李两家由朱门绣户、锦衣玉食

到家道中落乃至籍没归京的

荣辱盛衰过程的历史小说。

用作者的话说，

写的是“曹雪芹的故事”

——曹雪芹如何“十年辛苦”

创造了贾宝玉和《红楼梦》、

是高阳写作本书的动机。

而历来争论不休的

《红楼梦》是否为曹雪芹的自叙传，

高阳也以小说的形式婉曲铺陈了自己的看法。

会心的读者不妨两者相互比附参照，

但切记高阳的提醒

——千万不要以读《红楼梦》的心情与眼光

来看“红楼梦断”。

《延陵剑》是第四部。

叙述少年时代的曹雪芹

如何经历曹家被抄没的全过程，

从而在心灵深处留下

对家族盛极而衰的记忆烙印。

延陵剑



ISBN 7-108-01513-7



9 787108 015136 >

ISBN 7-108-01513-7/1·276

定价：31.00元

高阳（1926－1992年），本名许晏骈，字雁冰，浙江人。出身于钱塘望族。1962年发表第一部历史小说《李娃》，一鸣惊人。《慈禧全传》、《红顶商人》、《胡雪岩》、“红楼梦断”系列等使他成为当代知名度最高的历史小说家之一，读者遍及全球华人世界。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氛围的真实，又擅编故事，论者称其“擅长工笔白描，注重墨色五彩，旨在传神，写人物时抓住特征，寥寥数语，境界全出。”一生著作凡九十余部，约105册。

到宁古塔快三年了,在魏大姊来说,真是心满意足。

三年前,为了恂郡王已为皇帝软禁在马兰峪,怕他的僚属会被“莫须有”的罪名所株连,所以李绅听了妻子——已有了正式名分的魏大姊的劝,接了新任吉林副都统白希聘他入幕的关书,来到了宁古塔。魏大姊的说法是:“宁古塔本来就是充军的地方,皇上看你已经到了这里,治罪也不过如此,当然就饶了你了。”

在接受聘书以前,李绅曾告诉魏大姊,在前明教过太子读书的桐城方拱乾,由于顺治辛酉科场案的牵累,充军宁古塔,赦回以后,做了一部书叫做《绝域记略》,一开头就说:“宁古何地?无往理亦无还理。老夫既往而复还,岂非天哉!”警告她说,绝域苦寒,非人所居,那时想回来,是办不到的事。

“现在,你就让我回去,我还舍不得呢!”

魏大姊常常这样说,小福儿跟他的妻子——原是魏大姊的丫头阿秀,亦有同感。甚至李绅自己亦曾赋诗明志,愿意终老斯乡。

但在两个月以前,李绅于一夕之间,改变了初衷,乡思大起,归心如箭。

• • • •

宁古塔七月飞霜、八月飘雪、九月河冻、十月地裂,要到三

月底，草木才会萌芽。那是二月底，雪虽止了有半个月，冻犹未解，又恰好没有风，李绅便想到了他最喜爱的一个地方和最有趣的一种消遣。

这个地方名叫“鸡林哈答”，在宁古塔西门外三里许，是临牡丹江的一道长冈，壁立千仞，长约十五里。冈上多松，旁枝斜出，横出倒插，意想不到的奇形怪状。这里一年最好的时候，是在端午前后，红杏如火，梨花似雪，掩映在苍松之中，加以崖壁下遍开的芍药，与碧波相映，曾使得初临其地的李绅，疑梦疑幻，不信人间有此仙境。

到得秋来，霜枫满山，映得一江皆红，那时就该准备入山行猎了。及至大雪封山，坚冰在河，有活鱼可捕，正就是那晚上他要去找的消遣。

“二爷，走吧！”

小福儿肩上扛着两枝鱼叉；叉上挂一盏明角风灯，灯内插着魏大姊用天然蜂蜜提炼出来的蜡烛，但未点燃。此外，叉上还挂着拳大的一枚铁锤、一具藤编的鱼篓。

出了木城西门，雪地上很明显的一条行人踏出来的路，走不多时，牡丹江已经在望。小福儿找到河滩平缓之处，直往江面行去，到了冰上。放下鱼叉，背风打火镰石点燃了纸媒，吹旺了点起风灯，交到李绅手里，然后举起铁锤，使劲砸在冰上。这个工作很辛苦，因为冰有四五尺厚，要砸开一个洞，得好好费一番气力。

“把灯给你！”

等小福儿将灯照着冰洞，李绅已将鱼叉取在手中，稍停一会儿，使劲往冰洞中叉了下去，提起来时，已有一尾似鲈而黑、土名“哲禄”的鱼在叉上了。

主仆二人轮番下手，不过半个时辰的工夫，鱼已半箸。“行了！”李绅说，“多了提不动，又吃不了。”

到家蒸了两条鱼，又蒸了半只脂厚半寸的风干鸡，李绅正高踞北炕，在饮家酿的“米儿酒”时，副都统衙门送来了一札信。

这是件大事，一年才两三回有家信。魏大姊与小福儿夫妇都围在炕桌前面，要看是什么人来的信。

“这是你的。”李绅将一封信递给魏大姊，“小福儿也有。”

“怎么？”魏大姊眼尖，“有封蓝封面的！”

有孝服在身，给人写信才用蓝封面。李绅急急抽出那封信来，一看笔迹，脸上顿时犹疑不定。“是曹四老爷从京里寄来的。”他一面说，一面撕信封。

“莫非——”魏大姊猜测着，“曹老太太不在了？”

李绅没有答话。从他的神色中看得出来，她是猜对了。不过，还有费猜疑的事。看他脸上突然转为苍白，呼吸急促，仿佛受了极大的惊恐，然后两行热泪滚滚而下。

“怎么啦？”魏大姊心慌慌地问。

“唉！”李绅将酒一推，捶着炕桌说，“六亲同运，为什么坏到这样子！到底作了什么孽？”

“别难过！阿秀去绞把热手巾来。”魏大姊将“六亲同运”四字想了一下，又问：“还有哪位亲戚家出了事？”

“我大叔！”李绅闭着眼说，“七十多岁的人，还充军！”

魏大姊大惊失色，随即取曹颊的信来看。起头果然如她所猜测的，是报告曹老太太的噩耗，说他“痛遭大故，未能奔丧”，原因有二：一是解送的上用绸缎又出了纰漏，上次是分量不足，这次是“石青褂落色”，已交总管内务大臣胤禄彻查具

奏。曹頌如说要乞假奔丧，一定会碰钉子，倒不如自行陈奏，在京成服，一面守“穿孝百日”的族人规矩，一面待罪，或许反可邀得皇帝的宽恕。

再一个原因，就是要料理李煦的官司。还是那件为已被改名为“阿其那”，且早已死在幽所的胤禩，买了几个“苏州女子”的老案。如今旧事重提，又牵连到康熙五十一年继噶礼为江督的赫寿。据说赫寿曾送过恂郡王两万银子盖花园之用，送胤禩的银数，或说三千，或说两万六千，刑讯赫寿的儿子英保及仆人满福、王存，迄无确供。不过李煦却痛痛快快地承认了，说用银八百两买了五个“苏州女子”送胤禩。因为如此，大概不至于有死罪，但充军是必不可免的。

最后是曹頌提出要求，说织造上用绸缎，两次出毛病，都是曹震处置不善，他不能再信任他的那个侄子，希望李绅肯帮他的忙。同时，李煦的官司，由于李鼎年轻不甚懂事，他亦很需要听取李绅的意见，要求他即刻进京，“面谈一切”。

“不论为了大叔，还是为了曹家，我非去一趟不可！明天一早，我就跟副都统去请假。”

“副都统会准吗？”魏大姊平静地说，“我不是扫你的兴，我只是要你冷静下来。能准你的假最好，不准也是意料中的事。你先要有这么一个底子搁在心里。”

李绅也知道，请假不容易获准，因为宁古塔正要设县，名称都有了，定为“泰宁”。一切建制，是由李绅一手经办，何能搁置？不过，他不试一试是不能甘心的。

试了也还是不甘心。虽然副都统白希一再慰劝，同时许了保他为未来的泰宁知县，而李绅还在盘算，是不是可以找个能替得他手的人，可以让他脱身回京。

“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！”魏大姊说，“你也该聪明一点儿，曹家的事用不着也轮不着你去管。咱们李家的事，要管也是在这里管，不是在京里管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？亏你问得出这话！叔太爷如果真的充军到关外，你不在这里照应，跑到京里去干什么？”

“这话？”

“你不要再三心二意了！”魏大姊抢着说，“你也该为我想一想。我三十八岁生第一胎，你能不担心吗？”

李绅又惊又喜，急忙问道：“你有了？怎么我不知道？”

“才三个月，我不告诉你，你怎么会看得出来？”

这个喜讯，多少冲淡了他的忧伤。不过，两个月以来，他的性情仿佛变过了，沉默寡言，经常望着西面的天空发愣，有时候自言自语地叨念着：“到底怎样了呢？怎么会没有消息？”

• • • •

倒是东面来了个消息：一等公“舅舅”隆科多，奉旨从兴凯湖回京，特地派人到宁古塔通知白希，预备车马。

隆科多与年羹尧大红大紫了两年，由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皇帝即位开始，到雍正二年秋天，隆科多承袭公爵，另赏一等轻车都尉世职，命他的长子承袭；又加官衔为太保，赏双眼花翎、四团龙补服、黄带、紫缰。到了雍正三年正月，说隆科多与年羹尧“交结专擅，诸事欺隐”，禁黄带、紫缰、双眼花翎，追回团龙褂，削去太保及一等轻车都尉，从宽免革公爵，派他到西域阿兰善等地去修缮城池，开垦地亩。

雍正四年正月，又因他的家人牛伦犯罪，皇帝将这笔账派

在他头上，从宽革退吏部尚书一职，往议俄罗斯边界事务，在兴凯湖畔扎营居住，已经好几个月了。

“这一次的案情不小。”白希告诉李绅，“辅国公阿布兰私下送了隆科多公一份玉牒，宗人府参了阿布兰一本，结果将隆科多公牵涉在里面。”

“这，”李绅问道，“送隆科多玉牒干什么？”

“无非抓个把柄在手里。”

李绅明白了。玉牒便是皇室的家谱，哪位皇子原名什么，何时改名，原因何在，都记载得清清楚楚。皇帝原名胤禛，夺了原该属于恂郡王的皇位，还夺了恂郡王原来的名字胤禛，在玉牒上可以看得很明白。

“这也就不可思议了！”李绅又说，“就算抓住了把柄，又能如何？到哪里去告皇上的状？我想，隆公不会做这种莫名其妙的事。”

“照你这么说，就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了！”白希停了一下说，“咱们还是照咱们该守的本分办。不必巴结，可也不必落井下石。最要紧的是，少跟他谈这些事。”

“是！”

李绅照白希的指示，按一个公爵应该受到的礼遇，预备行馆和车马。

到得“滚单”传来，隆科多将要渡江到达宁古塔时，白希集合僚属，预备出东门到江边迎接。李绅因为是幕友而非有职衔的命官，自然不在其列，哪知白希派人来请了他去，要他亦参加。

“本来你可以不必去给他磕这一个头，不过，缙之，你知道的，我要保你当第一任的泰宁知县，见一见他也好。”白希紧接

着说，“到陛见时，皇上一定要问他一路的风土人情，宁古塔设县的事一定会提到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隆公当然先要问个仔细，你跟他好好谈一谈，让他知道你的才具。我再托他经过吉林，跟都统提一提你的事，到了京里，在吏部关照一句，这一来，你不就十拿九稳了吗？”

“多谢副都统垂爱，实在感激之至。不过，我有下情奉禀——”

“言重，言重！”白希抢着打断，“你请说吧！”

“副都统知道的。”李绅低声说道，“我曾在恂郡王门下行走——”

“这没有关系。”白希又夺他的话头，“在这里绝少有人知道你的过去。隆公面前，我不说破就是。”

“不！见了面自然认识。”李绅将凳子移近主人，声音放得更低了，“隆公本来是废太子的人，后来跟八阿哥走得很近。恂郡王跟八阿哥最好，所以跟隆公也很熟，又是舅舅，在西边有什么话不便形诸奏牍的，都写信请隆公找机会面奏先帝。有时甚至只是口信。我就专程为替恂郡王捎口信，见过隆公两次。今日之下，如果相见，其情难堪的不是我，是隆公。倘或因此而怨副都统多事，我又于心何安？”

“啊，啊！”白希完全谅解了，“既然如此，供应之事，我另外派人料理，你索性在家歇两天吧！”

“是！”李绅如释重负，“副都统体谅我。”

• • • •

在家一歇歇了三天，李绅觉得过意不去，心里寻思，还是

上衙门吧！反正行迹小心些，避开隆科多就是。

哪知就在这天下午，白希突然派了他的表弟佐领成福来看李绅，悄悄说道：“副都统让我来送个信，隆公要来看你。”

李绅大为骇异。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他问，“隆公为什么纡尊降贵？”

“那就知道了。”成福答说，“只听说中午喝酒，隆公问起设县的事谁在规划，副都统告诉他，是位姓李的朋友，于是——”

于是隆科多问“姓李的”是何许人，白希不敢提李绅的名字，只说是正白旗包衣。不道隆科多当过那一旗的都统，又久在御前行走，对内务府的情形极其熟悉。当时问出一句话来，竟让白希无以为答。

“内务的包衣，又是正白旗，哪里不好当差，跑到这个充军的地方来干什么？”

“原是好朋友，”白希噤着说：“特为邀来帮忙的。”

“喔，”隆科多问道，“原籍哪里？”

“江南。”

白希不知道李绅原籍何处，只为李绅有江南口音，张皇之余，口不择言，正在失悔时，为隆科多抓住了漏洞。

“这可新鲜了！”隆科多咧嘴一笑，“原籍江南的包衣，可是第一回听说。”

清朝太祖起兵，在明朝万历年间。八旗初起，每每破“边墙”而入，长驱南下，大致由直隶到山东为止，掳掠的汉人，便成了“包衣”。既然从未越长江而南，又何来江南的包衣？这不是奇谈！

“我想起来了！”正当白希张口结舌时，隆科多又说，“大概

是织造李家的子侄。你说,叫什么名字?”

这一来白希不敢不说实话:“单名一个绅字。”

隆科多倏然抬眼。“那个绅?”他问,“缙绅的绅?”

“是。他的号就叫缙之。”

“是他!”隆科多的表情很复杂,既似他乡遇故的喜悦,又似冤家路窄的忧虑,闭着嘴唇想了一会儿才问:“他住得远不远?”

“不远。”

“我要去看看他。”

“是。我叫人预备——”

“不!不必费事。回头你只派个靠得住的人领路就是了。”

因此,白希派成福先来通知。交代已毕,成福连坐都不坐,随即辞去,因为隆科多果然要来访李绅,白希决定仍旧派他领路,所以要赶回去待命。

送客出了门,李绅坐在南炕上发愣,心里有种异样的兴奋和不安,一直盘旋在心里的一个念头是:隆科多缘何下顾?

“二爷,”魏大姊从东间走来问道,“你见不见这位贵人?”

“怎么不见?”李绅愕然反问。

“我看你躲开的好!君子明哲保身,这么一位大人物来,不会替你带来什么好处。”魏大姊停了一下又说,“当然,有些人会觉得是个难得的机会。你不是那样的人吧?”

“啊!”李绅大为失悔,“你说得一点不错。刚才我怎么没有想到?不然,当时就可以托成佐领回复挡驾。”

“现在也还来得及,追上去跟他说。”

“不行!”李绅摇摇头,“他那匹‘乌云盖雪’是营盘里有名

的快马。”

“那么，你就躲开。回头我来对付。”

李绅不答，左思右想，总觉得隆科多此来，一定会有几句要紧话说，不听一听可能终身遗憾。

但对魏大姊却另有理由。“除非事先说明白，临时躲开，变成有意慢客。”他说，“就算我不怕得罪贵人，迁怒到副都统，叫我怎么对得起他？”

魏大姊叹口气。“怪我！”她说，“我当时闯出来插句嘴就好了。”

“下次再遇到这种事，你把我叫进去告诉我。”李绅紧接着又说，“其实，入境从俗，本地向来内眷不避外客，以后有客来，你用不着再躲到里面。”

魏大姊没有表示，只管自己动手收拾屋子——宁古塔的房屋大小不等，格局是一样的，进门南、西、北三面接绕设炕，每一面长约三丈、阔为六尺。墙厚三尺有余，涂上本地所产的细白磁土，滑不留手。炕上铺炕芦席，席上铺大红毡条。西、南两面开窗，箱笼被褥都置在西北角，因为南炕是客座，理宜洁净。

为了接待贵客，魏大姊特为取出平金红缎的桌围，系在炕桌上，又叫小福儿生起一个火盆，坐一壶水在上面，将她辛苦带来、平时舍不得用的一套细瓷茶具也取了出来待客。

“八个茶杯，只剩下三个了，还好，壶嘴不缺。”魏大姊又埋怨着说，“去年曹家托人带来两斤西湖龙井，我说留一点儿待客，你不肯，真正辜负了我这套景德镇的瓷器。”

一面说，一面从做奶茶用的砖茶上劈下一块，搓散了置入壶中，兑上开水。焖了一会，倒出一杯来递给李绅。

“怎么样？”她问，“还能喝吗？”

李绅喝了一口，苦着脸说：“又涩又苦，一点香味都没有。”

“要香味容易。”魏大姊又问，“要不要备酒？”

“备点酒菜好了。”李绅答说，“如果来得晚了，衙门里自然会送酒来。”

果然，到得申牌时分，白希派人送了一大锡壶的“二锅头”来，食盒中是一个攒盘、一个火锅。但珍贵的却是一盘白面馒头。麦粉跟稻米，来自远在七百里外的高丽会宁府，而且每年只得十月间才准去采办一次，所以只有宴客时，才蒸馒头、煮白米稀饭。

“来了，来了！”小福儿奔进来说，“是成佐领带来的。”

于是一家都紧张了。李绅这时才想起一件事。“要不要穿马褂？”他问。

虽在二月里，宁古塔仍非重裘不暖。两件皮袍子穿在身上，臃肿不堪，马褂根本就穿不上去。“你这不是白问？”魏大姊答说，“而且马褂也不知在哪个箱子里。要么穿貂褂。”

“貂褂只能在家里穿，见客穿貂褂就僭越了！”李绅决定了，“宁愿失礼，不能越礼。”说完，往外就走，却又转回身来说一句：“记住，你不必回避。”

“好了，快走吧！客人都快进门了。”

魏大姊说得不错，李绅掀开两重门帘，只见隆科多已经下马，但骤见之下，几乎不敢相认。三年前还见过他一面，不过双鬓微斑，此刻却是须眉皆白，而且伛偻得厉害，真个老态龙钟了。

“隆公爷！”李绅急趋两步，以手抚额，弯腰点头，这个礼节等于作揖。如果跪下来抚额点头，便是大礼。

“缙之！想不到跟你在这里见面。”隆科多张开双手，抱住李绅，然后执着他的手说：“早知道你在这里，我就可以有个人聊聊了。”

由于他是如此亲热，又想到他如今的处境，李绅只得说两句言不由衷的话，作为安慰。

“早想给隆公爷去请安，实在是分身不开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很忙。”隆科多松开手，回身对成福说道，“你请回吧！他们来过一次，认得路了。”

所谓“他们”是隆科多带来的两名从人，晶顶蓝翎，赫赫五品武官。李绅觉得应有相当的礼遇，却不知如何处理。

此时成福已经答说：“我陪他们两位，借李师爷的厢房坐一坐，回头还伺候隆公爷回去。”

“这样好，这样好！”李绅抢着答说，同时向成福拱拱手，“请老兄替我陪陪客。”接着又向小福儿示意招待客人，然后亲自打开门帘，肃客入内。

进了屋子，只见魏大姊面南而立，按旗人的规矩，垂手请安，口中还说了句：“隆公爷好！”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”隆科多一面抱拳还礼，一面向李绅问道，“这位想来是嫂夫人了？”

“不敢！是内人。”

“啊！”隆科多像突然想起，“初次见面，可没有备见面礼儿，那可怎么办呢？”

“隆公爷还闹这些俗套干什么？”李绅又说，“隆公爷要不要先宽宽衣，怕回头出门会冷。”

“要，要！一室如春，舒服得很。”

卸了猗猗的褂子，在南炕垂脚而坐。魏大姊亲自奉茶，